



▲《比翼鳥系列之七》（左）、《比翼鳥系列之五》（紙本水墨，100×100公分）



▲《赤鯢和文瑤魚》（紙本水墨，110×110公分）

回到山海經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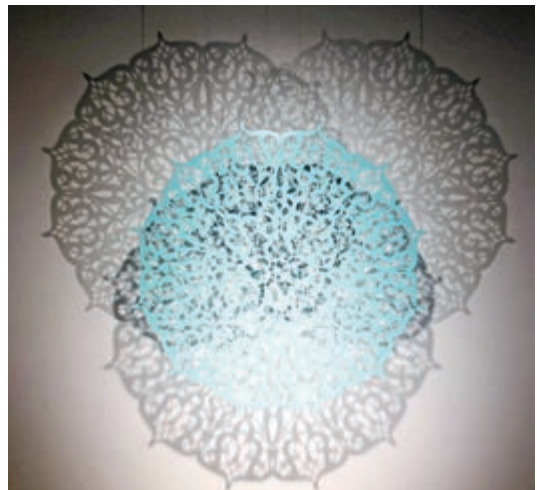
張航

許英輝曾就讀於中央美術學院民間美術系。國家級的美術學院成立民間美術系是一件有趣的事，民間美術和學院藝術本有風馬牛不相及之嫌，不曾想幾年之後，這個系便一部分歸入文化遺產保護，一部分進入現當代實驗藝術，一古一今的飄忽去向，饒有趣味。

「民間」的在野性相對於學院藝術有很大的距離，一為大俗、一為大雅，雙方站在那裏相互打量。我想，也許那時候許英輝就開始在兩者間穿梭，一邊享用着大俗與大雅的饕餮盛宴，一邊又倍受東方與西方水火交織的煎熬，一方面他驚嘆於「民間美術」符號的多樣和豐富性，另一方面他又保守於學院的嚴謹和系統。這讓年輕高大而又壯實的他有時候感覺消化不良，一時間裏很有些恍惚，直至他看《山海經》後，恍然而悟：那些奇異的民間圖騰符號或許是一副透視鏡，可以讓他看清古老東方文化之奇幻迷霧。人的想像力在童年時代最為旺盛。佛家的鳳凰涅槃，都有重生之意，人們總想回到那個能神思萬千的世界，《山海經》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其實就是中華文明童年時期對於萬物的好奇、想像力和對本源的探索。「



▲《大魚》（布面丙烯，300×200公分）



▲Anila Quayyum Agha以激光切割金屬形式，創作《眼淚——水滴（獻給羅伯特·厄文）》

遠古生靈滋養現代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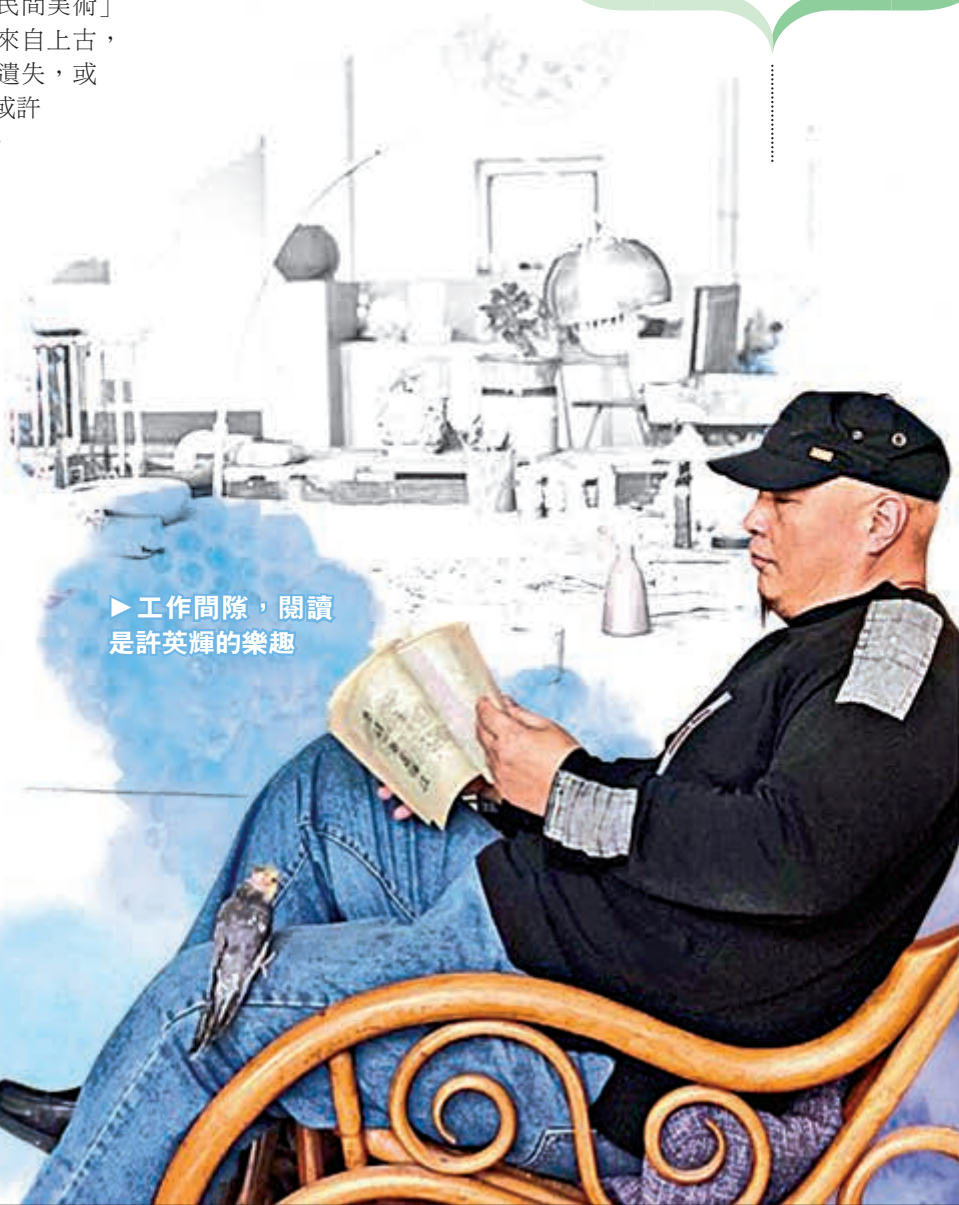
——專訪民間美術創作者許英輝

聽說在雲集中國最活躍的藝術家的中心地宋莊，有一場關於遠古神奇的「百科全書」《山海經》的大型畫展，彩墨、焦墨、剪紙、撕紙、造型、原創設計交相輝映，這讓人內心充滿好奇：這些充滿着東方神秘主義的想像，絕對不同於歐洲中世紀和浪漫主義時期的靈異怪獸，在藝術家的筆下將如何展現？

石菲



▲《山海經之西山經》（布面丙烯，300×400公分）



►工作間隙，閱讀是許英輝的樂趣

（作者為樹美術館館長）

錯過了「山海圖紀」許英輝藝術展的開幕式，爽朗的秋後，從純淨的樹美術館看展出來，充盈的是一種滿滿的幸福，那些山海經裏孔子所說的「怪力亂神」並沒有引起任何一絲不適，而是親近的喜歡，蛟馬、鳴鳳、比翼鳥、飛象、龍鵠……各種奇怪的組合，揮之不去。那是萬年來中國人永不重複的幻樂夢境，那是小時候村頭槐樹下姥姥口裏的神奇故事，那是古書裏的燦若蓮花，彷彿又觸手可及，好像都與我們的生命、源頭與歸屬相連，讓人頓生歡喜。

順道走訪到許英輝的畫室，畫家本人並沒有讓我太意外，絕不是淡淡的纖柔或文弱之氣，而是如他畫中的山海經巨像般的敦實高大，還記得美術館進門三十六米的大魚焦墨畫，想想確實需要他這般漢子的體力，據說是他挑着竹竿在大院子裏構的圖。他確實也在《水滸》系列中創作過多種魯智深形象，頭通牡丹，虎虎生威，身上的念珠卻飛出快樂的小鳥，豪邁之下藏着怎樣的細膩仁心？

層出不窮的意象幻化

接觸下來，卻是更加溫潤細緻，看看他每天被什麼樣的事物包圍，便會不再奇怪，竹枝幽蘭下「垂綏飲清露」，幾十隻色彩各異的鸚鵡嬌啼聲聲，在他的悉心照料下繁殖茂盛，笑言已經快成了「鳥販子」，一隻飛不起來的小鸚鵡如小狗般緊緊跟隨，最喜歡伴他撕紙作畫，頓時浮現汪曾祺寫作時伴貓的美好畫面；牆上掛滿的是他興之所至書寫的各種大篆臨貼、魏碑拓片，我笑他是廢紙三千，他說十多年來哪止三千，不過在作品中卻不自覺運用了碑拓的感覺，新創的撕紙藝術中有着書法處理的走勢和力道。我們說到藝術中的最美狀態就是智巧雙優、心手兩忘，技藝是看得見的，完全的放鬆與忘卻又是最難的，一切的內功來源也許就在那些日常滋養你的事物中。

喝着幽香的老白茶，許英輝習慣性地澄清他在央美修的不是油畫或是國畫，而是民間美術，一個僅開了四屆就消失了的藝術專業。在他眼中，民間美術是粗袍大袖下的山野村夫，卻是生龍活虎。他是那個更願意奔跑在田間地頭的人，更願意撿那些殘磚破瓦的人，於是辭去以前美院所有的職務，成為十年多來在宋莊埋頭作畫的「藝術痴漢」。

問他山海經是什麼？故事卻是層出不窮：夸父、女媧、精衛、大禹、嫦娥、蚩尤、洛神、太陽鳥，多少中國人心中的文化符號都出自《山海經》，古人崇尚「博物不惑」，哲學、美學、宗教、歷史、地理、天文、動物、植物、民俗學、人類學……如汪洋宏肆，又如冰山一角，假亦真時真亦假，這些彷彿集合着古人智慧與體能的洪荒之力，他們是遠古的生命密碼，至今仍在影響着我們的精神，與我們交換能量。

原始力量震撼心靈

看許英輝的畫，如同看到《山海經》裏的一個神奇生物：帝江，「渾敦無而目，是識歌舞」，也就是莊子口中沒有七竅的「渾沌」，你可以說是彩墨或者焦墨等，但是西方的光影、中國的透視、日本的浮世繪、剪紙的藝術、版畫木刻、碑拓之感都不落痕跡的融合，積彩中潑、衝、積、染、罩等不同技巧運用解決了墨色結合的問題，那是各種技法、意識、形式的隨心所欲、信手拈來，卻絕不衝突；各種動物、植物、人形、山川……任意穿連，卻絕不違和，彷彿天然的「小宇宙」，如同陶淵明「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之後最新鮮的視覺感受。

好的畫家是一口萬物滋養的深井，他能敏感如屈原「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也能豁達如李白的「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可以感懷於杜甫的「叢菊兩開他日淚」，也能安靜如王維的「燈下草蟲鳴」，詭異如李賀的「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這些都是許英輝平日裏喜歡的詩句，當然他最喜歡的是詩人阮籍，「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他說這裏面說破了生命的奧秘。如果有一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論一個演員的自我修養》，那是否應該也有一本《論畫家的自我修養》？他選擇貼近大地的民間美術，同時也遙望燦爛浩瀚的星空，從未停止造夢。

採訪的最後，我問了一個小問題：「如何看待畢加索的和他創造的各種藝術時期？」許英輝認為畢加索是在大環境的機遇下興之所致一步步突破自己，成為畫壇歷史的大師，這是一種美好的狀態，心嚮往之。可以看出，許英輝也逐漸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他在文化坐標的選擇上，既沒有從屬於前些年的當代藝術運動，也沒有向任何傳統繪畫靠攏，而是依靠與傳統文化的親近獨立建立了一個自己的系統。這也許正是他努力的方向，他還不斷在撕紙藝術、新材料、雕塑、陶瓷等進行新的探索，他的藝術世界裏「萬類霜天競自由」，突破時間、空間、物種、畫法與東西方意識的界限，將在藝術的歷史長河留下怎樣的一筆？

（下期「藝壇動靜」於二月十七日刊登）



▲《混沌》（布面丙烯，300×200公分）

在精神與魔幻之間創作

在文化差異下，身處異地總會令人產生與別不同的想法。Rossi & Rossi畫廊現正舉行「精神與魔幻之間」藝術聯展，展出六位現居美國的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裔藝術家作品，藉此探索身份認同和女性主義等議題，展期至三月十六日。

其中部分作品更展現了傳統的藝術形態，Anila Quayyum Agha最為人所知的雕塑創作是用激光切割金屬，呈現出傳統的花卉圖案。《眼淚——水滴（獻給羅伯特·厄文）》正是這樣一件作品。垂懸於半空的二維雕塑，製造出繁複美妙的光影。同時展出的還有三件用金屬線和金珠繡在高麗紙上的大型刺繡，折射出她一直在探索的宗教幾何和圓形圖案在多種材料和維度的運用。這些作品借用女權主義和南亞的美學傳統，其中的精緻緩和了我們對生存的

原始焦慮。

Ruby Chishty的裝置作品《沒有人的當下是個廢墟》由混合材料製成，其中最主要的是回收利用的布料——有些是藝術家母親的遺物。這些精心挑選、摺疊和縫製的織物包含了深沉的情感，它們的層疊交錯彷彿像土壤的沉積層或層層的梯田，記錄時間的流逝。

「精神與魔幻之間」由Jaishri Abichandani策展，此次展覽既有安靜內省的作品，又有幽默歡快的創作，她試圖用俏皮的嚴肅態度表達深層次普遍存在的生存焦慮。Rossi & Rossi畫廊位於香港黃竹坑業發街6號益年工業大廈3C室，周二至六開放。詳情可瀏覽網址rossirossi.com，或登入facebook「Rossi & Rossi Gallery」。

圖片：大公報記者黃璇攝



▲Ruby Chishty及其裝置作品《沒有人的當下是個廢墟》